

第七回 陳之美巧計騙多嬌

娃館西施絕艷，昭陽飛燕嬌奇。三分容貌一山妻，也是這般滋味。

妃子馬嵬埋玉，昭君青塚含啼。這般容貌也成灰，何苦拆人匹婦。

話說直隸徐州，有一巨萬富家，姓陳名彩，字之美，年紀三十一歲，妻房竟不生子。陳彩為人機智深密，有莽操之奸。對河鄰舍潘玉，年六十歲，妻張氏，小他一年。生子潘璘，年二十五歲，娶媳猶氏，一貌如花。生下二子：長孫潘槐，二孫潘楊。一家門六口，家貧實難度日。猶氏日夜績麻，相幫丈夫過活。這潘璘雖是貧窮，人卻伶俐，往去鄰家借得五兩銀子，他在門首賣些雜貨。

一日，潘璘因腹中偶然作痛，喚猶氏看店，往內出恭便來。恰好對河陳彩走過，一眼瞟見猶氏生得如花似玉，魂魄飛揚。把身子復將轉來，祇做買物，又把猶氏上下一看。見了他那雙小腳兒，十分愛慕，便道：「小娘子，我要買幾件貨物，可取與我。」答道：「請坐，店主便來。」陳彩答道：「有坐。」聽了他聲音嬌麗，陳彩便想，這婦人是個十足的了。我空有千箱萬籠，黃的金，白的銀，祇少玉的人。若得他到手為妻，雖死無恨。又想：「我聞潘家極貧，若要謀他，必須利結他心，方能成事。」心下打算，必須如此，方可圖謀。須與潘璘出來見陳彩施禮道：「貴人難得到賤地，有何見諭？」彩言：「適從寶舖經過，偶然要買幾件東西，驚動莫怪。」潘璘云：「足下要買何物？」陳彩到店中一看，「當買也買些。不要的故意也買些。取了許多放在櫃上，叫潘：「兄請算一算。」止得二兩本錢之物，說：「照本該三兩二錢。」陳彩道：「那有照本之理？」道：「將貨不可亂了，我去著小廝來拿。」潘璘送出。

陳彩急至家中，忙取白金一錠，恰重四兩二錢。叫一小使拿了拜匣，隨過河來。潘璘隔河望見，忙叫猶氏點茶。祇見陳彩取出那錠銀子，交與潘璘道：「外奉一兩作利。」潘璘再三不肯受，陳彩說：「如兄不收，弟亦不敢領貨矣。」潘璘收了道：「得罪了。」小廝將貨物先自拿回。祇見店面復送出兩盞茶來，陳彩接了在手，道：「潘兄，你這般為人忠厚，怎不江湖上做些生意？」守此幾件貨物，怎討得發跡。」潘璘說：「奈小弟時乖運蹇，也沒有本錢，怎去做得？」陳彩說：「兄若肯，小弟出本，兄出身子，除本分利如何？」潘璘道：「若得如此青目，弟當大馬報也。」陳彩說：「言重！今日且別，明日再議。」竟自謝茶去了。

猶氏聽見，對丈夫大說：「若得這個人出本錢，可圖些趁錢。」潘璘說：「忒也忠厚。方纔之本，止得二兩，他如今與我四兩二錢。」將銀子遞與猶氏。猶氏說：「他為甚買這許多何用？」潘璘道：「他萬萬的財主。這一錠銀子，祇當一個銅錢。」猶氏說：「原來他家這般豪富。」不題。

次日，陳彩即下一請帖，請潘璘吃酒。潘璘竟赴席。談及合夥之事，陳彩說：「明日先付兄一百兩，兄可往瓜州買棉花。待回來看好，與兄同去做幾帳。如今和你合夥，便是嫡親兄弟一般，往來便好。」潘璘說：「全仗哥哥扶持。」盡飲而散。

次日，猶氏云：「陳家今日將銀付你，需設一桌酒答他，方見道理。不然，被他說我家不知事體。」潘璘道：「賢妻見教極是。」即時寫下請帖，自己袖了，忙到陳家。相見時，先謝攪擾，後下請帖。陳彩歡喜，送出了門。

潘家忙到午上，酒饌已備。祇見陳彩打扮得齊齊整整，隨了一個小使，拿著銀子到了潘家。潘家父子迎進，見禮，敘了閑話，將一百銀子送與潘玉道：「待令郎做熟了，再加本錢便了。」潘玉言：「全仗扶持。」說罷坐席，曲盡綢繆。酒闌人散。

次日，潘璘僱船束裝，別了父母妻子，即往陳家去說。陳彩送到船邊，兩下分別。一路上竟到瓜州，投了主人，買了棉花往徐州而回。

這陳彩常到潘家假意問候，不時間送些東西，下此機智。隔了三個月，潘璘回家。見了父母妻子，即到陳家。見了陳彩，拿出銀子一兌，除起本銀一百兩，餘下四十。陳彩取了二十兩，那二十兩送與潘璘。又扯住請他吃酒，歡歡喜喜，送出大門。

潘璘到家，取出前銀，與父母看了。一家門歡歡喜喜道：「買些三牲福禮，獻著神道：就請陳家一坐。」猶氏道：「你前借的五兩銀子，可送去還他，也請他坐坐，想來都是好人。」潘璘說：「正是。」忙取了五兩，本利還了，取還原票，接了他們同飲。陳彩酒至半酣：「我今番湊了二百兩，你自再走一回。待再一番，與你同去。」潘璘歡喜。過了幾日，陳彩將二百兩銀子付與潘玉父子收了，遂買舟再往彼處。別了家下，竟去了。不兩月潘璘回了，將本利一算，兩人又分四十兩。一個窮人家，不上半年，便有六十兩銀子了。陳彩便兌出五百兩道：「今番我與你去。」兩下別了家中，一竟去了兩個月。

回至西關渡口，是個深水所在，幽僻去處，往來者稀。璘上渡，以篙撐船，彩思曰：「此處可以下手。」哄船家曰：「把酒與我一暖，與潘舍同吃。」船家到火艙裏取火。陳彩走上船頭道：「你可到船中吃酒，待我撐罷。」潘璘那篙子被陳彩來取。潘璘放手，陳彩一推，跌在深淵裏面。潘璘攏上水面，陳彩一篙打了下去，方叫船戶救人。梢公來時，人已浸死矣。請漁翁打撈屍首，就將錢買托漁翁，以火燒屍。焚過，埋了骨骸。

下船歸家，著了白道袍，見了潘玉，便大哭起來。以後方說潘璘跌下水兇情，潘家父母妻子一家痛哭。陳彩又假哭而陪。潘璘父母細問情由，陳彩言：「因過西關渡，他上渡撐船，把篙不住，連人下水。水深且急，力不能起，祇得急喚漁船撈救。尋得起來，氣已絕矣。船上不肯帶棺，祇得焚骨而回。」言畢，潘家又哭，彩將賣貨帳目並財本一一算明，又趁銀一百兩交還潘玉。滿家感激一番：「若非尊駕自去，則骨亦不能還鄉矣。實是大恩，多感多感。」送出了門。

潘玉把二孫做了孝子，出了訃狀，立了招魂幡，誦經追薦。一應又去了些銀子。一家五口，吃了年餘，又大潑小用，那銀子用去七八了。兒子又死，自身又老，孫子又小，不能撫養，欲以媳婦招一丈夫贅家，料理家務。陳彩聞知其事，即破曰：「不可招贅。他到家初然依允，久後變了，家必被他破敗，孫子被他打罵，你兩個老人家被他指說。趕也不好趕，後悔何極。依我愚見，守節莫嫁為上。缺少盤費，我帶得十兩在此，下次如要，我再送來。」一家兒見了，感激不盡，稱他無數好處。

又過半年。潘家又無銀了，要將媳婦出嫁得些銀子，也好盤費。陳彩喚了媒婆道：「如此如此，得成時，後來重謝。」媒婆進了潘家，坐下道：「大娘子出嫁，要何等人家？」潘玉說：「不過溫飽良善人家便了。」媒婆起身道：「是了，明日有了人家，便來回復。今日對河陳財主，央我尋個美貌二娘，要生兒子的，我去與他尋尋看。」潘玉道：「可是陳之美？」媒婆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潘玉道：「何不把我媳婦與他一言。」媒婆道：「恐大娘子不肯為妾，故不敢言。」潘玉道：「你不知我愛他家媳婦，因了

論。」媒婆說：「如府上肯，不必言矣。」別了，竟到陳家。

猶氏與公婆道：「寧為貧婦，不為富妾。公公怎生許他？」潘玉道：「他的為人，你自曉得的了。況前日收了他十兩銀子用去了，若將你嫁與別人，必須還他。將你嫁他，他必不敢說起還有二十兩銀子，不必言矣。況我兩個老人家，早晚有些長短，得你在他家，你看我兩個孫子分上，必然肯照管，收拾我老兩口兒的。故此許他，實非別念。」祇見媒婆與一小使，捧一盒子進來。媒婆道：「大娘子好造化，一說一成。送聘金三十兩與潘阿大。明晚好日，便要過門。」潘玉夫妻歡喜，寫個喜帖，出了年庚，各自別去。

次日，陳家將轎來迎。猶氏拜別公婆，與兩個孩兒說了，含淚兒上轎。到了陳家拜了祖宗，見了大妻。夫妻歸房，吃了和合酒兒，又下來一家兒吃酒。大妻見猶氏標致，心中忿忿不樂。

夜已深了，陳彩與猶氏上樓。陳彩扯猶氏睡，猶氏解衣就枕。陳彩捧過臉兒，唆過一下道：「好標致人兒，咱陳彩好福氣也。」說罷，竟上陽臺。猶氏金蓮半舉，玉體全現。星眼含情，柳腰輕蕩。而陳彩年雖大於潘璘，而興趣比潘璘大不相同，故猶氏愛極，是以枕席之情盡露。陳彩十分美滿，便叫猶氏道：「你前夫好麼？」猶氏搖首。又問道：「我好否？」點點頭。道：「既好，捨不得叫我一聲？」猶氏低低叫道：「心肝，果好。」那陳彩便著實的做一番。猶氏爽利，兩下丟了。

自此，二人朝歡暮樂，似水如魚，竟不去理著大妻。故此大娘氣成怯病，一發在床服藥無效。陳彩並不理他。猶氏嫁過陳家一年，生一子，大娘見猶氏生子，一發忿極，遂致身死。陳彩把猶氏作了正室。一家婢僕，俱喚大娘。又過一年，又生一子，陳彩大喜。到滿月之日，請集諸親，在室飲酒。

且說猶氏因產已滿月，身上垢膩，喚使女燒湯，到房中沐浴。正下蘭湯，渾似太真遺景。有新浴詞為記：

蘭湯既具，浴罷敬涼。紗葛新裁，著來適體。夜月冰壺之魄，春風沂水之情。喚煙櫛其顛毛，命童按其骨節。披襟池上，正逢竹下風來，雪飲庭中，忽見松梢月出。三饗為家常俸祿，一扇乃自在侈行。多撲流螢，檢點光能辯字；滿簪茉莉，椰榆髻小於化。清士隱見之時，靜女停針之會。身安即福，點算是渾。蕭然已出塵埃，不復更知寒暑。又如心無俗慮，永勝為官。客是好兒，頗能脫鬼。平時業已稱快，夏月尤見相宜。濯足清流，有望八荒之想，振衣盤石，欲追四皓而遊。可謂得意忘言，雖有貴人不換。合德體香，釀成禍水。太真脂滑，污及清華。漢帝暗擲金錢，明皇數回玉輦。未能操體，徒以誣淫而已。

堂客酒散之時，正房中浴完之際。陳彩到房，見猶氏拭浴，渾身白玉，並無半點暇疵。一貌羞花，卻有萬千嬌艷。腳下一雙紅鞋兒，小得可愛，十分興動。情思不堪，忙自脫衣，把猶氏放倒牙床，便自盡情取樂。又將小腳兒捻了幾把，架上肩頭。看了他粉白身子，恨不得把他吞了肚。盡興弄了一會，猶氏水不住流出。陳彩把眼去看，見細草茸茸，饅頭一縫，把手在上邊滿摸道：「心肝生得這般豐滿，實為可愛。我要做一個倒插蓮花，我在下邊，看他進出，你可肯麼？」猶氏說：「兩年夫妻，不知被你弄盡了多少景況，那裏有甚麼不肯。」遂扒於陳彩身上，將花牝湊著癢處。搖一會，套一會，住一會，墩一會，搜了身子研一會。弄得高興，猶氏丟了。陳彩心下十分得意。正是：

不施萬丈深潭計，怎得驪龍項下珠。

猶氏嫁過陳家已是幾年，自己年紀已是三十歲了。其年潘玉年已七旬，猶氏與夫言曰：「潘家公公，明日已是七十歲了。我想當時嫁你，虧他一力兒做主，致我今日富貴。怎忍見他無兒老父，值此荒涼。不免勞費一二兩銀子，待我過去與他一賀，你心下如何？」陳彩騙他媳婦到手，那裏還肯使這般閑錢，祇因愛妻說的，祇得取二兩銀子道：「你要自去走遭，晚上便回。」

猶氏即時梳洗整齊，上了轎子，竟往潘家而來。大小孩兒見了娘來，一齊歡喜，同了母親進內。潘玉夫妻見了媳婦，雙雙下淚道：「你過去多年，我兩人那一日不思，那一日不想。兩個孫子，又無掙處，一家四口，有一頓，沒一頓，苦不可言。」

猶氏說：「陳家丈夫雖有錢財，不知他的錢在家中便十分緊急的，全不似待我家這般寬厚。十兩進門就上帳，百兩進門就上賬，一些也不得放鬆。故媳婦時時有心，實無半毫為敬。數日前，且喜他死的妻子房中有一隻灰缸，藏灰久矣，偶然該是媳婦造化，裏邊都是金銀首飾。媳婦取了，今日悄悄將來奉與公姑。」說罷，開了箱子，取出許多物件，約值五百餘金。

潘玉見了道：「好個孝順媳婦。如今的世人，嫁去了便恩斷義絕了，那裏還念前夫的公姑。今日方見你的孝心。好了，你的大孩兒今年十四歲、小的十二歲了，我將此銀，一邊與他二人做生意，一面定兩房孫媳婦。我的老年便好收成了。」猶氏道：「我知公公生日還未，祇因記念日久，無由而見，假說明日生辰，他奉銀二兩，乞公公叱留。」潘玉道：「我不好收他的。」猶氏說：「不妨，這是媳婦主意送的。」

猶氏見了孩兒，如見親夫一般，各自下淚。潘玉吩咐孫兒，「買些什物，請你母親。」猶氏說：「兒，你母親日日有得吃的，買些請祖父母兩個。」孫兒買了物件進門，猶氏見了，脫下長衣，即往廚下料理。潘玉見了，嘆曰：「處了這般富貴，猶氏肯入廚調理。我家無福該這般賢婦。」猶氏安排端正，請公婆坐了，斟酒奉著，自己同兩個孩兒在下邊同吃。公婆十分大喜。不覺天晚，陳彩喚人來接。猶氏回道：「明日方回。」小使去了。少停又喚幾個來接。潘玉道：「他家緣大的，一時缺不得家主母的。兒，你去罷。」猶氏依公公吩咐，穿衣拜別。兩個兒子，送娘到了陳家方轉。

閑話休提，且說又是十年光景，那潘玉夫妻雙雙眉壽。猶氏年已四十歲了。潘槐娶妻，生了兩個子；潘楊娶妻，也生一男一女。陳彩長子十八歲了，娶媳婦也生一孫；次子十七歲，方纔娶，這猶氏雖止得四十歲，倒是滿眼兒孫的了。陳彩見生子生孫，道：「我不求金玉重重富，但願兒孫個個賢。」

一日天暑，夫妻二人就在水閣上鋪床避暑。看了那荷花內，鴛鴦交頸相戲，陳彩指與猶氏看道：「好似我和你一般。」猶氏笑曰：「我和你好好兒坐在此間。」陳彩見說，知猶氏情動，扯了他往榻上雲雨起來。那猶氏被陳彩這色鬼日日迷戀，便不管日夜，一空便來，故此再不推辭。夫妻二人，實是恩愛。弄了一會，方纔住手。且一陣鳳來，雨隨後至，一陣陣落個不住。正是：

最憐燕乳，梁間語是無糧。

不省蛙鳴，草下訴何私事。須與雲收雨散。夫妻二人又看看荷花池內那鴛鴦戲水。陳彩笑曰：「我們如今不像他了。」猶氏一笑，取了一枝輕竹，把鴛鴦一打，各自飛開；陳彩曰：「你不聞：

休將金棒打鴛鴦，打得鴛鴦水底藏。

好似人間夫與婦，一時驚散也心傷。」猶氏把竹往水面打了一下道：「難道我打水，你也有詩講。」陳彩道：「也有：

誰把琅玕杖碧流，一聲聲破楚天秋。

千層細浪開還合，萬粒明珠散復收。

紅蓼灘頭驚宿鳥，白萍渡口駭眠鷗。

料應此處無魚釣，卷卻絲綸別下鉤。」

猶氏說：「你原來會做詩，待我再試你一首。」猶氏往池中一看，一個青蛙浮在水面。猶氏將竹照蛙頭上一下，那蛙下水，頃刻又浮水上來。猶氏又一下，打得重了些，登時四腳朝天，死了，一個白肚皮朝著天。猶氏笑曰：「這死青蛙難道也有詩？」陳彩道：「閔詩有云：蛙翻白出闊，蚓死紫之長。豈不是詩？」猶氏笑曰：「這詩我卻解不出。」陳彩道：「哪閑呆見一青蛙死了水上，白肚朝天，四足向道，分明像個白的出字，道祇是闊些，故云蛙翻白出闊。又見一蚯蚓死於階下，色紫而曲。他說猶如一個紫的之字一般，祇是略長些，故曰蚓死紫之長。」

猶氏笑道：「這是別人的詩，作不得你的。故我偏要你自做一首，試你學問。」陳彩想著青蛙被猶氏打死，渾似十八年前，打死潘璘模樣無二，向了猶氏說：「你要我做詩不打緊，恐你怨我，故怎敢做。」猶氏笑道：「本是沒有想頭罷了，我與你十八年夫妻，情投意合，幾曾有半句怨言。如今恨不得一口水吞你在肚裏，兩人並做一人方好，還說個怨字。便是天大的事，也看兒孫之面便去開了，還這般說。」陳彩見他如此一番說話，想料然不怪我的，即時提起筆來，寫道：

當年一見貌如花，便欲謀伊到我家。

即與潘生糖伴蜜，金銀出入錦添花。

雙雙共往瓜州去，刻刻單懷謀害他。

西關渡口推下水，幾棒當頭竟似蛙。

猶氏道：「西關渡口，乃前夫死的地方。你敢是用此計謀他？」陳彩笑道：「卻不道怎的。」猶氏道：「你原來用計謀死他，方能娶我。這也是你愛我，方使其然。」將詩兒折好了，放入袖裏，往外邊便走。陳彩說：「地上濕漉漉的，那裏去？」猶氏說：「我為你也有一段用心處，我去拿來你看，方見我心。」陳彩說：「且慢著，何苦這般濕地上走。」猶氏大步走出了大門，喊叫：「陳彩謀我丈夫性命，娶我為妾，方纔寫出親筆情由，潘家兒子快來！」潘槐、潘楊聽見是母親叫響，一見沒命的跑將過來，哄了眾百姓聚看。猶氏一五一十說了一遍，陳彩兩個兒子、兩房媳婦，來扯猶氏進門，陳彩亦出來扯。潘槐、潘楊把陳彩便打。猶氏道：「不可打，此乃殺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！隨我往州內告來。」眾鄰女那勸得住。

恰好州官坐轎進衙門來。猶氏母子叫屈，州官魏爺吩咐帶進來。猶氏將陳彩八句蛙詩，把十八年前情由訴上。州官大怒，登時把陳彩拿到，無半語推辭，一一招認。魏爺把陳彩重責三十板，立擬典刑，即時申文上司。猶氏並二子槐、楊，討保候解兩院。

是日，州衙前看者，何止數千人。皆言：此婦原在潘家貧苦，績麻度日。今在陳家有萬金巨富，驅奴使婢，先作妾而後作正，已是十八年了，生子生孫，恩情已篤。今竟呈之公庭，必令償前夫之命，真可謂女流中節俠，行出乎流俗者也。

過了月餘，兩院到案已畢，將陳彩明正典刑已定。彩托禁子叫猶氏並二子到獄中囑付。猶氏不肯去見，祇使二子往見之。彩囑二子傳命曰：「我償潘璘之命已定矣。你母怨已酬，結髮之恩已報，何惜見我一面。我有後事，欲以付托。」

二子回家見母，將前事悉言。猶氏道：「與他恩義絕矣，有何顏見我。」決然不去。二子入獄，將母之言說與父知。彩大怒曰：「我在獄中受盡苦楚，不日處決矣。他到我家，受享富貴，問他還是潘家物乎，陳家物乎？」二子到家，以父言傳母。猶氏曰：「我在你父家一十八年。恩非不深，祇不知他機謀太狠，今已泄出前情，則爾父是我仇人，義當絕矣。你二人是我骨肉，天性之恩，安忍割捨？你父不說富貴是他家的，我之意已欲潘家去矣。今既如此說，我意已決。祇當你母親死了。勿復念也。」

二子跪曰：「母親為前夫報仇，正合大義。我父情真罪當，不必言矣。望母勿起去心，須念我兄弟年幼，全賴母親教育。」說罷一齊哭將起來，兩個媳婦苦苦相留。猶氏不聽，登時即請陳彩親族，將家業並首飾衣服，一一交付明白，空身回到潘家。仍舊績麻，甘處淡薄，人皆服其高義。後潘璘二子，盡心生理，時運一來，亦發萬金。潘玉夫妻壽年九十，猶氏亦至古稀，子孫奕葉。羨潘璘之有妻，仇終得報；嘆陳彩之奸謀，禍反及身。正是：

禍本無門，惟人自招。作善福來，作惡禍到。

總評：

切笑世人，每以恩情二字與仇怨二字分看。餘獨以為，此四字正當互觀，何也？夫陳彩一見潘璘之妻，從此一種戀戀之情，便生出許多綿綿之恩。及至西美渡口，結成莫大之仇。是自買物之時，已種西關之怨矣。及其計就謀成，魚水之歡，何如其恩也。復至荷亭之戲，棒打之歡，恨不能合二身為一身之語，夫婦恩情，至此極矣。抑孰知情之極，怨始露，仇始雪，而西關之怨又從極樂處報。孰謂恩情非仇怨乎？孰謂仇怨非恩情乎？雖然孟子云：「有伊尹之志則可。」使潘璘之妻，戀富貴而忘貧賤，貪新情捨舊好。則兩棍當頭之語，雖露而報仇之念，未必如此其堅也。此回小說，當作一卷之首，可以驚人，亦足以風世。妙妙。